清初“反乞食詩”的創作語境與體制生成

梁樹風

提　要

清初“和陶”詩的研究，多聚焦於遺民文人，論述重心大多在陶淵明的忠憤節義。然而，在易代背景下，還出現了一種特別的應和體式——反陶詩。這類反陶詩的內容大多回應著陶詩中的同一主題——乞食，今可考者有龔鼎孳、施閏章、張煌言和王士禄四人的作品。

不少遺民文人放棄禄仕，生活所需便成了他們急切面對的問題。在窮困的生活下，“乞食”之舉往往成了他們生活的寫照，並引起了他們追慕、唱和陶淵明的《乞食》詩。而在這風潮下，也引起了不少趨捨異路者的回應。

但當這些創作者考慮到自身境遇與陶淵明“乞食”有異，採舊有“和詩”形式來回應似乎並不合適，故遂以“反”字爲題以示區別。就相關詩作的取向而論，這些反乞食詩可分爲“和、應爲本”與“反訕言志”兩類書寫。

另一方面，這些“反乞食詩”的作者在創作過程中的情感顯然是複雜且悲傷的，尤其是他們面對清初的世局，過往自身所作的選擇都顯得無奈且屬於其中的小衆，言辭間亦流露了他們當刻的孤寂；而且他們在創作中所預視的將來和將來可作的選擇，也大多充滿徬徨與無助。

關鍵詞：明遺民　陶淵明　和陶詩　反乞食

在明清易代的背景下,陶淵明其人其詩都引起了不少的關注,並留下了豐富的和陶作品。過往研究多以遺民文人爲核心,强調其對陶淵明忠憤精神的承繼與再現。[1] 然而,清初的和陶創作並非僅限於遺民文人,也涉及不同政治立場的詩人,而他們在交遊唱和中發展出多樣的應和形式,其中以反陶詩尤爲别異。

"反詩"的體式並非清初獨有的産物,其源可追溯漢代揚雄的《反離騷》,[2] 對於揚雄《反離騷》"反"字之義,後世有兩種不同的詮釋:一是取相反、反訕之義,如朱熹謂此乃"反訕前哲以自文",[3] 認爲揚雄是"屈原之罪人",《反離騷》是"《離騷》之讒賊";[4] 一是取和、應之義,如晁補之謂:"《反離騷》,非反也,合也"。[5] 雖然這兩種反詩的詮釋方向後世都有繼承,但較多還是傾向於第一種形式,如王康琚的《反招隱詩》反用淮南小山的《招隱士》,説明隱者生活自有情趣,不可硬將招出;[6] 另外,白居易《反白頭吟》、[7] 劉駕《反賈客樂》都是這種傾

1　在論述清初的和陶詩時,以下成果所選的研究對象都投放在遺民文人身上。如袁行霈《論和陶詩及其文化意蕴》,《唐詩風神及其他》(香港: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2005 年),頁 167—194;李劍峰:《明遺民對陶淵明的接受》,《山東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0 年第 1 期,頁 145—150;李劍峰:《張岱和陶詩輯佚與研究》,《文獻》2011 年第 1 期,頁 86—94;夏正亮:《論錢澄之對陶淵明的接受》,《湖北師範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0 年第 5 期,頁 4—8;劉威志:《明遺民錢澄之返鄉十年詩研究》(臺北:東吴大學碩士論文,2010 年);薛以偉:《論閻爾梅田園詩對陶淵明的接受與突破》,《名作欣賞》2010 年第 35 期,頁 60—62;吕艷平:《論方以智的〈和陶飲酒〉》(北京:中國人民大學碩士論文,2011 年);劉威志:《清初陶學"忠憤説"下的擬陶詩——以錢澄之〈效淵明飲酒詩〉爲例》,《清代文學研究集刊》(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第 5 輯,頁 75—107;李劍峰:《陶淵明接受通史》(濟南:齊魯書社,2020 年)。

2　班固撰,顔師古注:《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 年),頁 3515。

3　朱熹:《楚辭後語目録序》,《朱子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85 年),頁 424。

4　朱熹:《楚辭集注》(北京:中華書局,1963 年),頁 235。

5　晁補之:《變離騷序上》,《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四部叢刊》影印明詩瘦閣仿宋刊本),卷 36,頁 11 上。

6　王逸《章句》云:"《招隱士》者,淮南小山之所作也。昔淮南王安,博雅好古,招懷天下俊偉之士",勸告隱士王孫捨棄山中的生活;而王康琚《反招隱詩》則云:"今雖盛明世,能無中林士……歸來安所期,與物齊終始。"見洪興祖撰,白化文、許德楠、李如鸞、方進點校:《楚辭補注》(北京:中華書局,1983 年),頁 232—234;蕭統編,李善注:《文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年),頁 1030—1031。

7　郭茂倩《樂府詩集》謂"鮑照作《白頭吟》,白居易反其致,爲《反白頭吟》。"見郭茂倩:《樂府詩集》(北京:中華書局,1979 年),頁 603。

向。皆取相反,反訕之義。[8]

清初反陶詩的特別,除了在同一時間内出現不少的創作外,其形式也同時存在著反、和的立意,而且大多還回應陶詩中的同一主題——乞食。這現象在陶學發展史中可謂非常别異,但至今未見有關討論。[9]

一、清初文人的“乞食”情懷與《乞食》詩的解讀

清初,不少易代後的遺民文人選擇了“義不食周粟”的行徑,放棄出仕,生活所需頓成他們最需要面對的問題,徐夜《飢頌》一詩,幾把這批遺民處士飢餓的苦況以及求食的矛盾展露無遺:

> 生理故多端,飲啄任其巨。一身無所事,爨煙待以舉。曾無隔日糧,見笑倉間鼠。妻子晨未餐,飢來不敢語。……當其枵腹時,與之豈復拒?一飽既已過,曾何當于汝?所以嗟來食,寧死不肯茹。彼獨爲何人,清光照行楮。千載首陽風,移鄰相與處。[10]

遺民放棄仕禄、堅守志節,所關乎的亦非一己的問題,而是牽連著整個家庭甚至整個家族的生計。遺民自己固然可以選擇餓死首陽,但當他們看著深受饑餓困窘的妻孥父母,忠、孝的選擇便成了他們當下的兩難,魏際瑞所以“貶服以

8　原注:“樂府有《賈客樂》,今反之。”《賈客樂》本言賈客生活之快樂,而《反賈客樂》則言賈客之不足羨。見彭定求等奉編:《全唐詩》(北京:中華書局,1979 年),冊 17,總頁 6775。

9　幾部言及清初陶學的專著如鍾優民《陶學發展史》、袁行霈《陶淵明研究》、李劍峰《陶淵明接受通史》都没有提及此現象。見鍾優民:《陶學發展史》(長春:吉林教育出版社,2000 年),頁 197—261、袁行霈:《陶淵明研究》(增訂本)(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 年),頁 170—194、李劍峰:《陶淵明接受通史》,頁 821—890。《反乞食詩》的論述,只有張煌言《反乞食詩》有論文涉獵,吴志廉《清初假隱風氣初論》嘗討論張煌言的《反乞食詩》,吴文把論述的焦點投放在清初的假隱風氣,認爲張煌言“反”的是“當下援引陶詩作爲行爲依據的假隱士”。論述中,吴文把張煌言的《反乞食詩》視作個案分析,亦未有進一步與清初唱和《乞食》詩的現象以及其他“反乞食詩”作比較。本文在第三部分有詳細的討論。《中山人文學報》2022 年第 52 期,頁 87—89。

10　徐夜著,武潤婷、徐承詡校注:《徐夜詩集校注》(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1997 年),頁 28。

出",爲的便是"祖宗祠墓、父母尺窶"之責;[11]杜濬撰《爲亡兒募義文》時亦以此爲嘆:"六旬之父,方同乞食之陶潛,八口之家,誰爲裹飯之桑扈。"[12]

在這窘迫的生活下,陶淵明"飢驅乞食"幾成遺民生活的寫照,方文《予去宛後家人乏食,蕭尺木、羅天成、胡允右、張與瞻各餉米一石,日賦此謝之・其二》便記下了他接受餉米之事,[13]並借用陶淵明"乞食"之事作比;杜濬《今年貧口號》二十四首其七在叙説自身的"貧"時,亦運用了陶淵明"乞食"之事自況:"亂世金蘭結苦因,俱貧不是一般貧。憑誰寄語陶元亮,更有門前乞食人",自注謂:"元亮先生歸來屢空,而杜子當飢熱無告時,猶不免厚顔。"[14]李盤甚至以陶淵明《乞食》詩中"飢來驅我去"、"叩門拙言辭"的詩語名集,以"《饑驅拙言》"來總結自己的創作。[15]

在這種環境下,《乞食》一詩引起了空前的關注,當中最明顯的,是陶淵明"乞食"典故的運用在清初尤見熾熱,錢謙益、丁耀亢、杜濬、方文、錢澄之、歸莊、汪琬等人,都明確在易代後的詩作中運用到陶淵明"乞食"的典故。[16] 其中

11　魏禧《先伯兄墓誌銘》記:"甲申(1644)國變,丙丁(1646—1647)間禧、禮並謝諸生,兄躊躇久之,拊心歎曰:'吾爲長子,祖宗祠墓,父母尸窶,將誰責乎?'乃慨然貶服以出。"見魏禧著,胡守仁、姚品文、王能憲校點:《魏叔子文集》(北京:中華書局,2003 年),頁 962。

12　杜濬:《變雅堂遺集》,"文集"卷 8,《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年),集部第 1394 冊,頁 14 上。

13　此詩作於順治七年(1650)。見方文著,胡金望、張則桐校點:《方孟山詩集》(合肥:黄山書社,2011 年),頁 289。

14　杜濬:《變雅堂遺集》,"詩集"卷 9,頁 11 上。朱麗霞、周慶貴《杜濬年譜》繫於順治五年(1648),見朱麗霞、周慶貴:《杜濬年譜》,《明清小説研究》2010 年第 2 期,頁 177。

15　李盤,原名長科,字根大,號小有。亂後自以爲明室世家,輯《廣遺民録》以寄意。見謝正光、范金民編:《明遺民録彙輯》(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5 年),頁 299。淮南虚天游於《饑驅拙言》、《序》云:"《饑驅拙言》者,李子小有丙戌草(1646)也……伴破琴而侶孤劍,被敗褐而典敝裘,游如小有亦苦矣!"見謝國楨:《江浙訪書記》(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7 年),頁 154—155。丁耀亢有《讀小有先生擬陶飢驅詩賦贈》。見丁耀亢著,李增坡主編,張清吉點校:《丁耀亢全集》(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9 年),頁 693。

16　錢謙益《林若撫輓詞》云:"乞食饑詞兼冡兀,醉吟韻語雜婆和。"此詩繫於 1654—1655 年,見錢謙益著,錢曾箋注,錢仲聯標校:《牧齋有學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年),頁 245;丁耀亢《客情》云:"每憐陶令饑驅出,不及南山對菊籬。"此詩繫於 1652 年,見《丁耀亢全集》,頁 123;杜濬説見下;方文《施粥行贈曹二梁父》云:"栗里嘗叩門,淮陰亦持竿。"此詩繫於 1655 年,見《方孟山詩集》,頁 65;錢澄之《漫興・其二》云:"裹頗幾家留郗鑒,叩門何處乞陶潛。"此詩繫於 1644—1645 年,見錢澄之著,湯華泉校點:《藏山閣集》(合肥:黄山書社,2004 年),頁 89;歸莊《客中述懷》云:"乞食詩篇還唱和,換錢書畫有牽攣。"(轉下頁)

閻爾梅、錢澄之、歸莊等更是發出了吟和、續補《乞食》詩的呼號：“更覓柴桑叟，同吟乞食詩”、[17]“開春擬續田間集，重補柴桑乞食詩”、[18]“乞食詩篇還唱和，換錢書畫有牽攀”。[19] 而清初文人這種“乞食”的情懷，也影響著其時陶淵明《乞食》詩的關注與解讀。

晚明以前，陶淵明的《乞食》並没有引起很大的關注，所涉的評論不多，[20]評注本收録的，僅蘇軾《書淵明乞食詩後》；[21]宋湯漢《陶靖節先生詩注》、[22]明何孟春《陶靖節集》都没有在《乞食》題下收録任何評説。[23]

蘇軾《題淵明乞食詩後》謂：“淵明得一食，至欲以冥謝主人，哀哉！哀哉！此大類丐者口頰也，非獨余哀之，舉世莫不哀之也。飢寒常在身前，功名常在身後，二者不相待，此士之所以窮也。”[24]此説在晚明嘗引發一些討論，大多指蘇説不妥，認爲陶淵明的《乞食》僅屬設言，乃借以諷世：

> 此淵明諷時之作，子瞻哀淵明類丐者，癡人説夢。（張自烈）[25]

（接上頁）此詩繫於 1663 前後，見歸莊：《歸莊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年），頁 93；汪琬《題王勤中畫菊，勤中有詩及淵明，略反其意》云：“飢當餐落英，姑置乞食事。”此詩繫於 1678 年，見汪琬著，李聖華箋校：《汪琬全集箋校》（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0 年），頁 1196。

17 《後村居・其四》，閻爾梅著，王汝濤、蔡生印編注：《白耷山人詩集編年注》（北京：中國文聯出版社，2002 年），頁 778。

18 《龍眠感懷・其七》，詩繫於康熙元年（1662）。見錢澄之著，諸偉奇校點：《田間詩集》（合肥：黄山書社，1998 年），頁 223。

19 歸莊：《客中述懷》，《歸莊集》，頁 93。

20 《陶淵明資料彙編》在晚明以前的《乞食》資料，只收録了蘇軾的《書淵明乞食詩後》和葛立方《韻語陽秋》的評論。見北京大學中文系、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編：《陶淵明資料彙編》（北京：中華書局，1962 年），頁 66—71。

21 晚明以前的評注本，僅李公煥《箋注陶淵明集》收録蘇軾的《書淵明乞食詩後》。見李公煥：《箋注陶淵明集》，卷 2，《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年），集部册 1304，頁 9 下。

22 湯漢：《陶靖節先生詩注》，卷 2，《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年），集部第 1304 册，頁 7 下—8 上。

23 何孟春注：《陶靖節集》（臺北藏明嘉靖二年［1523］范永鑾刊本），卷 2，頁 8。

24 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2 年），上編，頁 17。

25 張自烈注：《陶淵明集》（明崇禎間宜春張氏刊本），卷 2，頁 7 下。此本崇禎五年（1632）刊。

> 乞食,托詞也。凡心所不樂,而勉焉以餬其口,皆乞也。淵明自憤不能不食,而又無以自明,姑以乞之一字當之,所以媿世之以口腹而忘其君父者,豈真飢驅出門,而與丐者伍哉。(張自勳)[26]

> "談諧終日夕"、"情欣新知歡",非真乞食也,蓋借給園行徑,以寫其玩世不恭耳。(黄廷鵠)[27]

爰及清初,在文人用陶淵明《乞食》典故、唱和《乞食》詩的氛圍下,《乞食》一詩頗引起《陶淵明集》評注者的關注和回應。就今天所見清初的幾部評注本都在《乞食》詩下有所論述,而且都指向陶淵明確有"乞食"之事,如卓爾堪《曹陶謝三家詩》云:

> 初爲飢驅而出,心中漫無所適,及叩門,覺爲謀食而來,故拙于言辭,且不屑有所請,在主人解意授餐,至飲酒賦詩,忽露本色,云"冥報以相貽",即是拙言辭處。[28]

與晚明"托言"的論調不同,卓爾堪明確指出陶淵明有乞食之舉,從飢驅而出的心情,自慚求食的表現,以至詩語的聯繫,都有相當仔細的闡述。這種論調,或多或少源於卓爾堪自身的觀察和感慨,[29]蔣薰《評注陶淵明集》的表述更加明顯,他在引述蘇軾之論後,借《乞食》批評時人,謂當今油腔一輩,每日算計説騙,其本相與乞食之舉無異,反觀陶淵明,因貧求食,絶不諱言,言辭間時代之感

26　張自烈注:《陶淵明集》,卷 2,頁 7 下—8 上。張自勳爲張自烈弟。

27　黄廷鵠:《詩冶》,吴文治主編:《明詩話全編》(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 年),頁 7723。此書崇禎九年(1636)刊。

28　卓爾堪編:《合刻曹陶謝三家詩》(臺北藏清初寫刊本),卷 2,頁 6 上。

29　卓爾堪,字子任,號鹿墟,明初"靖難忠臣"卓敬九世孫,潘承玉在《清初詩壇:卓爾堪與〈遺民詩〉研究》中謂卓爾堪廣交遺民朋友,在《遺民詩》、《曹陶謝三家詩》等著作中頗具民族情感。見潘承玉:《清初詩壇:卓爾堪與〈遺民詩〉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4 年),頁 109—192、409—413。

盡現：[30]

> 貧士失意求人，初無定見，不似油腔一輩，算計説騙，又怨望故交，耻覓新知，其相去只在諱言乞食也。[31]

這種時代的論述與感懷，更是驅使了方熊《陶淵明集》、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在評論《乞食》時不約而同地發出“其事可傳，詩不容廢”的判斷，[32]可見《乞食》一詩在清初的時候，頗受評陶者關注，並以其乞食爲實事。而正是由於清初文人一反明末“托言”的論調，使得他們在和陶《乞食》、用陶“乞食”典故的時候，能進一步把個人“乞食”的經歷與情懷投射到陶淵明身上，與陶遥相呼應。

二、“和”、“應”爲本的《反乞食詩》：身份張力與詩意調適

就詩作的取向而論，清初的“反乞食詩”存有兩種不同的書寫策略，一取和、應之義，一以反訕的角度作説。其中龔鼎孳、[33]施閏章二人的作品，都是以和、應之義出發，回應他們答贈的對象。

30　蔣薰字丹厓，浙江海寧人，他在易代後嘗仿效陶淵明耻事二姓的行徑，廓居生活；後來又選擇放棄他的節操，出仕清廷。然而在仕清的十餘年間，蔣薰始終没有很大的作爲，亦未見有顯赫的功績；在《塞翁集》中，蔣薰曾道出他任職伏羌令時遭無故彈劾一事，這使得蔣薰最終選擇在康熙七年（1668）辭去伏羌令一職。其婿周文焜（？—?）在《陶靖節詩集》、《序》云：“自癸卯（康熙二年［1663］）遠令羌中，不二年，因請蘇民困，迕當事意，遂罷職，亦祇以耽情詩酒，被之彈章。”鄧之誠《清詩紀事初編》稱許其詩，謂其意透情深，而當中身世之感、悔出仕清乃其特色。見蔣薰：《留素堂詩删》，《留素堂集・塞翁集》，卷 1，《四庫未收書輯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年），第 7 輯册 19，頁 4 下—5 上；同上，頁 15 下—16 上；蔣薰評：《陶靖節詩集》（臺北藏清刊本），序；鄧之誠：《清詩紀事初編》，頁 742。

31　蔣薰評：《陶靖節詩集》，卷 2，頁 8 下。

32　方熊注：《陶淵明集》（上海圖書館藏侑静齋刻本），卷 2，頁 6 下；陳祚明評選，李金松校點：《采菽堂古詩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年），頁 411。

33　本文討論的“反乞食詩”，龔鼎孳很可能是最早創作的一位。雖然在今本《龔鼎孳集》中没有明確記載此詩的創作年份，但以和詩的創作取向來看，創作時間應與回應對象的相近。而與杜濬《和乞食詩》相關和應的作品中，邢昉（1590—1653）《同于皇和陶淵明乞食詩》的創作時間下限爲順治十年（1653），要比施閏章於順治十八年（1661）的創作爲早。

(一)“和”、“應”型《反乞食詩》的身份張力

在探討龔鼎孳與施閏章何以選擇“反”爲題創作《反乞食詩》前,我們須先釐清一個情況,就是龔、施二人並非只以“反”爲調回應陶詩又或和陶詩,事實上,在《定山堂詩集》中,龔鼎孳便有《再過杜于皇饑鳳軒同用陶公飲酒韻》、《除夕過别于皇,適伯紫先至,同飲饑鳳軒,用淵明韻分賦》、《和陶公詠貧士》、《題孫沚亭太宰山雨樓圖和陶公韻五首》等作;[34]而在《學餘堂集》中,施閏章亦有《客中獨酌偶和陶公飲酒》二十首,[35]均展現了龔、施二人對和陶傳統的踐履;唯獨《乞食》這一詩題下,他們選擇以“反”的格調寫出,可見此詩對於他們而言,乃蘊含著一種其他陶詩所無的獨有張力。

從叙事的角度觀察,龔鼎孳與施閏章的現實處境與其回應對象杜濬、徐沁存在著鮮明的差異。杜、徐二人皆在易代後選擇了遺民的身份,其“乞食”情懷,很大程度就是源於他們放棄仕禄後生活的清苦與困頓,如杜濬在《今年貧口號》二十四首其三云:“炎威無計出蓬門,那得朝餐與夕飧。穉子默然吾獨愧,始知交謫反爲恩。”自注謂“絶糧之日,家人胥讒,而幼女慧黠,獨無一語。”[36]面對飢餒終日的家人,杜不得不爲“飢驅”所迫,並寫下《向顧書宣乞火米》、[37]《乞食》等作。在《祭周櫟園侍御文》中,杜更以陶淵明“飢驅乞食”自況:“同學野人黄岡杜濬,始以飢驅乞食,自江北返金陵”,[38]充分道出其遺民生活的艱辛。

此中,杜濬更是把其堂室命名爲“饑鳳軒”,[39]這一方面用了鳳凰那種“非

34　龔鼎孳著,陳敏杰點校:《龔鼎孳詩》(揚州:廣陵書社,2006 年),頁 32、42—43、43—45、68—70。

35　施閏章著,何慶善、楊應芹點校:《施愚山集》(合肥:黄山書社,1993 年),冊 2,頁 42—46。

36　杜濬:《變雅堂遺集》,詩集卷 9,頁 10 下。

37　詩云:“老斷百思想,心同焦穀芽。還將書乞米,最喜粒如花。酒徑充肴下,餐宜飲水加。屠門吾不過,持向小兒誇。”同上,詩集卷 3,頁 20 上。

38　同上,文集卷 8,頁 9 下。

39　杜濬以“饑鳳軒”名堂的年份,學界説法不一,確知的是,順治七年(1650),龔鼎孳有《清和一日過杜于皇寓值雨,同冒辟疆、趙友沂、顧與治、紀伯紫、黄心甫、吴園次用王龍標宿陶大公館韻》嘗用“楚鳳飢仍屢”一語(龔鼎孳著,陳敏杰點校:《龔鼎孳詩》,頁 46)。就語意來看,杜濬此時已經以“饑鳳”名堂。冒襄有《庚寅送春同芝麓先生、于皇、心甫、(轉下頁)

梧桐不止，非練實不食，非醴泉不飲”，[40]以表明自己堅守節操外，也借用了陶淵明《乞食》詩中“飢來驅我去”的“飢驅”之意。龔鼎孳可謂最得杜濬此情，每過饑鳳軒留飲賦詩，便以和陶的形式答贈，寫下《再過杜于皇饑鳳軒同用陶公飲酒韻》、《除夕過別于皇，適伯紫先至，同飲饑鳳軒，用淵明韻分賦》等作。[41]

同樣，施閏章回應的對象徐沁，也是始終以保全其遺民的身份，退居邪溪，以躬耕、灌園自給，著書秋水堂，[42]在阮元《兩浙輶軒録》中，載有徐沁《和陶詩有爲[會]而作》，表現了徐沁“朝餐有餘粒，夜雪饒寒衣”的清貧生活，[43]徐又在詩中謂自己年華老去，無治生之策，只有歸耕老農，以陶爲師：“歸謀治生策，老農真吾師”。[44]

相較之下，龔、施二人在創作“反乞食詩”的時候皆身處官場，詩中所呈現的，是與遺民詩人極爲鮮明的生活條件反差，在龔詩中，他是“寄食在一官”、“金粟如丘陵”；而在施詩中，也展現了“倦遊人”、“躬耕誠未能”的爲官情況，反映出他們仕宦的身份與物質生活的穩定。這種身份與叙事層面的不對稱，促使龔、施在唱和的過程中産生强烈的身份張力：畢竟他們自身並未經歷“飢驅”之苦，甚至還處於施予者的位置，[45]以這樣的身份回應“乞食”的主題，若仍舊沿用傳統“和”的模式，似乎難以契合實際情境；而“反”字的運用，正體現了

（接上頁）園次于彌陀菴，即席用龍標夜宿王大公館原韻》，可證此詩作於順治七年（1650）。見冒襄：《巢民詩文》，卷一，《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年），集部册 1399，頁 1 上至下。

40　郭慶藩輯，王孝魚整理：《莊子集釋》（北京：中華書局，1961 年），頁 605。

41　龔鼎孳著，陳敏杰點校：《龔鼎孳詩》，頁 32、42。

42　阮元：《兩浙輶軒録》，卷 8，《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年），集部册 1683，頁 12 上。

43　同上，頁 12 上至下。

44　龔鼎孳著，陳敏杰點校：《龔鼎孳詩》，頁 29。

45　按：杜濬甚至有寄食於龔鼎孳的表現，其《送王阮亭北上》其二云：“交友願爲官，爲官期顯赫；寧知官愈高，於我匪得策，豈伊肝肺殊，良由道里隔。鬠余有知己，來卜金陵宅（自注：謂淝水先生）。汎愛謬親予，相依忘蹇厄。一去登三事，棄我遂無食。”淝水先生即龔鼎孳，“去我遂無食”明確道出龔有接濟杜的表現，謝正光在《清初詩文與士人交遊考》中更是以“遺民門客”來描述二人關係。由是，在這場唱和中，杜以求食者的視角書寫，而龔則以施予者的身份回應。見杜濬：《變雅堂遺集》，詩集卷 1，頁 15；謝正光：《清初貳臣曹溶及其“遺民門客”》，《清初詩文與士人交遊考》（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1 年），頁 290。

詩人在身份差異間尋求一種自我調適的策略：既回應了遺民詩人對陶淵明“乞食”的追慕，同時也化解了自身身份與“乞食”處境間的矛盾。

(二)“和”、“應”型《反乞食詩》的詩意調適

龔、施二人在身份上的張力固然顯著，然而若進一步考察詩歌“言志”的本質，則這些和、應型《反乞食詩》的創作者更需要處理彼此志趣差異所帶來的詩意反差，尤其是在創作意態上，他們雖然處於回應的一方，但實則他們與答贈對象的志趣與心境皆有所不同。

以杜濬《乞食》爲例，原作雖已散佚，但從王曇、邢昉等人唱和杜濬的《乞食》中，[46]仍可窺見其中梗概。[47] 在王曇、邢昉的和作中，“固窮”這一主題尤爲突出，如王曇《次柴桑乞食和杜于皇》其一云：“嗟余爲乞士，乞固任所之”、《再和次柴桑乞食和杜于皇》，其二云：“緯蕭彼何人，明珠能棄之……丈夫有七尺，肯爲飢驅來”、[48]邢昉《同于皇和陶淵明乞食詩》其一云：“斯世實喪亂，四顧將何之……廩庾久蕭瑟，斷絶藜羹杯”、其三云：“寧當咎既往，正可勗將來。奈何儋與石，饘粥靡盈杯”，[49]詩中“乞士”、“緯蕭”、“廩庾蕭瑟”、“杯無饘粥”等意象，道出了即便身處窮窘，仍須堅守志節，安貧樂道的精神；同樣地，在龔的《反乞食詩》中，亦展現了他對唱和對象杜濬“固窮”精神的肯定，其四云：“西山有餓士，到今民稱之。原思一小官，與粟能抗辭”、其六云：“故人有高義，見余哀憐之。曰救溝壑辱，慷慨復不辭”，可見，“固窮”這一主題在杜的原作中亦應爲重要元素。[50] 這種意態，與上文所述清初文人對陶淵明《乞食》一詩的肯定可

46　邢昉有《同于皇和陶淵明乞食詩》。見邢昉：《石臼集》，前集卷 2，《四庫禁燬書叢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年)，集部冊 51，頁 30 上—31 下。

47　按：王曇的《次柴桑乞食和杜于皇》、《再和次柴桑乞食和杜于皇》和邢昉《同于皇和陶淵明乞食詩》皆爲三首一組，與龔鼎孳的詩數相類，所以杜的原作很有可能也是三首一組。

48　見卓爾堪輯：《明遺民詩》，卷 10，《四庫禁燬書叢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年)，集部冊 21，頁 43 上、43 下。

49　見邢昉：《石臼集》，前集卷 2，頁 31 上—下。

50　對於龔鼎孳這種矛盾心態，白一瑾在《龔鼎孳人格論》中歸結爲“一種文人化的想象”，他認爲龔鼎孳雖然有不少文字存有對身隱林泉、逍遥適性的遺民人士的認同與羨慕，但事實上龔鼎孳在丁憂歸里的六年間雖然曾處於無官的狀態，但他並没有享受這段 (轉下頁)

謂一脈相承。

在施閏章的《反乞食詩和徐野公》中，也是展現了相類的意態，詩的開首“一飯甘叩門，得官輒棄置。萬錢送酒家，稍就取一醉。邈哉百世後，誰復識此意。客遊日以競，乞食義無媿”，便彰顯了陶淵明寧叩門乞食，亦不屈就華軒之高義，即顏延之送予二萬錢，亦悉付酒家只求一醉。這種瀟灑高節的意態，數百年後，又有誰能得知？在施的眼中，徐沁便堪能體悟到這種精神的可貴。施復稱頌徐沁能踐行陶淵明“乞食”之致，謂其能夠做到貧賤而肆志，潛心讀書而薄於世事：“何如徐孺子，貧賤能肆志。尋山攬白雲，把卷薄世事。”

然須注意，龔與施在涵詠“乞食”中所展現的“志”實有別於答贈對象，他們並非藉陶之“乞食”自況自勵，而是因對方的處境而萌生憂惕，並抒發自身出仕的矛盾與嗟歎，如龔的“艱難一身完，忍與貧賤辭”、“鄙人烏能廉，愧乏聚斂才”、“貧賤豈不貴，恨吾離去之”；施的“我亦倦遊人，汎覽窮天地。興盡歸田廬，幽巖搴薜荔。”從“一身完”、“聚斂才”、“倦遊人”、“興盡”中，我們都可以看出他們現在的處境並非他們的理想，而在當刻，他們的趨捨又不見得會有任何的改變，在這種志與辭的糾結中，龔與施都亟須一種調適，不能再簡單以傳統的“和詩”回應。

這點施在《曾子學陶詩序》中便説得很明確，施認爲“其人與言不相謀”而和陶詩是不當的表現：“近日詩人殆無不和陶者，且掇輯爲近體，曰陶律、陶絶，磔裂無完膚，而去陶益遠甚，以其人無與於陶也”，又自謂早年和陶《飲酒》二十首，今讀輒感愧赧：“余舊有《和陶飲酒詩》二十首，今縻於升斗，發視之輒内愧面赤”。[51] 所以若然簡單地以“和”作調，便犯下了這種“其人無與於陶也”的表現。[52] 而“反”一詞，亦正好調適了這種處境與詩意的落差。不過，若然審視

（接上頁）遠離官場、名士逍遥的生活，而是心心念念何時能重歸仕途。見白一瑾：《龔鼎孳人格論》，《人文中國學報》第 16 期（2010 年）（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年 9 月），頁 199—201。

51　見施閏章著，何慶善、楊應芹點校：《施愚山集》，冊 1，頁 96。

52　施的任官，除了與他濟世之懷有關外，俸禄之養也是施常有的記事，《力疾赴官比部奉别家叔父》云：“無才安官拙，寧儉補家貧。禄養嗟無及，吞聲憶二親”、《舍弟阮兩兒淳恪讀書雙溪》云：“宦游徇薄禄”，加上他任職江西參議期間，爲政得宜，頗符他的理想，誠如施在詩中結尾所言，他此刻亦無歸隱之心。同上，冊 2，頁 461、172。

龔、施二人的文本内涵,他們的詩仍是與答贈對象有相通的地方,一方面,答贈雙方都肯定了陶淵明"乞食"所體現的節義,另一方面,他們也認同踐行乞食者堅守志節的精神。其中龔鼎孳的創作更是有意以"酒"貫穿他的回應:"佐余行酒杯"、"況乃耽銜杯"、"非徒舉君杯"、"爲余分此杯"、"萬鍾等一杯"、"行藥時盈杯",這顯然也是回應了杜"寄酒爲跡"的行誼。[53]

可見,無論是在詩作的體式、陶詩節義還是主題意涵,龔與施都是正面回應答贈對象,只是因應身份張力與詩學調適的需要,方以"反"爲調,故其較傾向傳統"和"、"應"爲本的"反"詩格調。

三、"反訕"格調的《反乞食詩》:境遇抒懷與詩意辯難

與"和"、"應"爲本、强調身份自處與詩意調適的"反乞食詩"不同,清初還有一類"反乞食詩",乃詩人立足於自身的境遇,運用"反訕"的筆法抒發個人情志,並對陶淵明"乞食"傳統及其時代詮釋展開辯難,現存王士禄與張煌言二人的作品。

(一)"反訕"型《反乞食詩》創作者的處境與困厄

王士禄與張煌言所以採取"反訕"的筆調,與他們所處之時代與遭遇關係密切,王、張二人的《反乞食詩》皆有明確紀年,爲我們認識其創作背景與心境提供了有力的依據。

王士禄,字子底,又字伯受,號西樵山人,又號負苓子、更生,山東新城人,順治九年(1652)進士,選萊州府教授,遷國子監助教,擢吏部主事,遷員外郎,康熙二年(1663)以事免。後薦復原官,又免。[54] 鄧之誠《清詩紀事初編》對其詩

53　杜濬極稱頌陶淵明的飲酒,認爲是達人之舉,是醒人的表現:"我自愛陶潛,近亦慕劉伶。達人具尊酒,蕭寺掃閑庭。"(《二月十二日李匡侯招同鄧孝威、范汝受於高座上人房,同用青字,是日郊外仙子甚鬧》)、"淵明純醒人,生平未嘗醉。悠然見南山,佯狂有醉意。"(《陶淵明》)見杜濬:《變雅堂遺集》,詩集卷 1,頁 24 上、詩集卷 8,頁 2 上。

54　王士禄生平見趙爾巽:《清史稿》(北京:中華書局,1977 年),頁 13329。

評價頗高:“士禛高位耆年,爲一世所宗,主詩壇者五十年。士禄修潔不及士禛,而筆力勁健過之,若謂士禛大家,則士禄當爲名家。”[55]

王士禄《反乞食詩》作於順治丙申(1656),陳僖《新城王氏合傳》和王士禛《王考功年譜》皆有相關記載:

> 士禛既歸省,群以館閣期士禄,已而竟不與,乞改教職,授萊州府教授。萊州知府萬代尚有詩才,雅重士禄,士禄作《反乞食》詩見志。[56]

> 五月,士禛省先生至萊。五日,同遊龍溪,同遊蠡勺亭觀海。八月,及萊守萬公開來同遊大澤山,又遊虎頭巖觀奇石,皆有詩。戲作《反乞食詩》以見志。[57]

可見王士禄的《反乞食詩》與其出任職萊州府教授一事關係非常密切。據《王考功年譜》所載,王士禄早負盛名,順治十二年(1655)與弟士禛赴京應試,本可登館閣之臣,惜因朝廷程可則磨勘之故,置士禄於末甲,只能投牒吏部,最後乞改教職:

> 先生(王士禄)既風神玉立,又夙工歐陽書,盛有文名於時。時謂非館閣不足以辱先生。已而前政尚以武陵之故易置末甲,及館選復不得與,遂投牒吏部,乞改教職,九月歸里,十二月赴萊州府學教授。[58]

由是,萊州府教授一職實非王士禄所願,這大可從《十笏草堂詩選》所録王士禄此年詩作多以行遊、飲酒爲題窺見一二,[59]而這種生活的彆扭也充分在他的《反

55　鄧之誠:《清詩紀事初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年),頁 675。

56　陳僖:《燕山草堂集》,卷 3,《四庫未收書輯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年),第 8 輯册 17,頁 68 下。

57　王士禛:《王考功年譜》,王士禛著,袁世碩主編:《王士禛全集》(濟南:齊魯書社,2007 年),頁 2499。

58　同上,頁 2499。

59　《十笏草堂詩選》録王士禄此年所著詩二十八題,其中十八題記遊歷山水,十二題涉飲酒之事。

乞食詩》中展現出來,詩首句"鄙人愛斟酌"正是王士禄此年生活的寫照,以飲酒自遣;而在詩中,他也是"叉手草堂步"、"躊躇奚所從",流露出徬徨無著、理想難以寄托的情懷。

同樣,張煌言也是在困厄之時創作《反乞食詩》。張煌言,字玄著,號蒼水,浙江鄞縣人,明崇禎十五年(1642)舉人,即以兵事急録用。順治二年(1645),奉魯王以海,迎於天台,授行人。至紹興,授翰林院修撰,入典制誥,出領軍旅。三年(1646),師潰,歸與父母妻子決,從王次石浦。十四年(1657),桂王使至,授煌言兵部侍郎、翰林院學士。至康熙三年甲辰(1664),張煌言在舟山,聞監國卒於海上,六月,散軍,七月,被提督張杰所執,九月七日賦《絶命詞》,不久受刑。[60]

張煌言《反乞食詩》載於傅氏長恩閣抄本《采薇吟》之卷首,[61]詩集自注謂"起甲辰六月",時爲康熙三年(1664),張煌言四十五歲,散軍居懸罄,[62]《序》云:

> 山中屢空,泊如也,偶讀淵明飢驅句,猶覺其未介,遂作《反乞食》,仍用其韻。

然而,促使張煌言寫下《反乞食詩》的實際動因,與其當前面對的政局變遷有更密切的關係。《序》中,張其實已很明確交代了創作的背景,乃是避亂山中,面臨匱乏之時;而若然我們結合其時張煌言"散軍居懸罄"的經歷,便更能體會其情:

> 康熙二年,公遣使入閩,祭告監國。
>
> 思明敗,諸島多納款受職。周全斌先殺馬得功,兵敗亦降。

60　張煌言生平見全祖望:《張蒼水年譜》、趙之謙:《張蒼水年譜》,張煌言:《張蒼水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年),頁 203—227、228—249。

61　張煌言:《張忠烈公集》,卷 11,《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年),集部第 1388 冊,頁 1 上。

62　趙之謙:《張蒼水年譜》,張煌言:《張蒼水集》,頁 247。

> 康熙三年夏六月，公散軍居懸罄。七月，提督張杰執公。[63]

可見張之所以解散軍隊，實基於對反清事業的無望，所以詩中易代之感尤爲强烈，尤其是詩作首二篇開端即言：“悲風變陵谷”、“西山有餓夫”，足見其深切的易代之哀。

故而，張、王二人的《反乞食詩》皆源於清初政局下自身遭遇的困厄，而非爲特定的和答而作，其内容所表現者，更多是自身身世之感與時代的無奈。

（二）“反訓”型《反乞食詩》的詩意辯難

王士禄、張煌言的《反乞食詩》，雖皆立足於個人的境遇，但實際上更蕴含對時代的强烈感懷與辯難。這種情況，在張煌言身上尤爲明顯，他曾有意撰寫《陶潛論》，以斥逍遥泉石、無意當世者，但最終因顧及大局而未果。《葉羅二客傳》記：

> 煌言作留侯、李陵論，譏切時輩，又欲作陶潛論，以斥逍遥泉石，無意當世者。振名曰：人心胥溺，幸二三遺民，高尚其事，留此面目，公論出，無乃激使往乎？乃止。[64]

在詩中，張對陶淵明這位歷來稱頌爲“耻事二姓”的遺民處士，展開了具有辯難色彩的詰問，他認爲陶淵明用世之志不足稱，其一直言“彭澤何人斯”，貶抑了陶淵明的地位，視之爲常人；對於陶之飲酒，張僅以一“戀”字帶過，把蕭統所言陶淵明“寄酒爲跡”的高尚意涵消滅殆盡。至於陶之辭官，張則僅歸因於“微禄已不耽”，把重點從高節轉向俸禄；至於清初廣爲文人廣爲稱頌、寄懷的“乞食”，張更是以“沾沾”二字形容，仿佛求食後沾沾窺笑，幾把一個宋徵士説得一文不值。

63　趙之謙：《張蒼水年譜》，張煌言：《張蒼水集》，頁 247。

64　邵廷采：《東南紀事》，卷 9，《叢書集成續編》（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9 年），册 278，頁 12 上至下。

若將這些詰難放在整個陶學發展的脈絡來看,張煌言對陶淵明的批評,要比王通所言"放人也"、[65]朱熹所言"帶氣負性"直露多了,[66]完全不像出自處士的口吻。張所以有這樣的判斷,或多或少與其身處的時局和所見所感不無關係,其二云:"今古多肉食,誰爲天下才"、其三云:"奈何饕餮者,朵頤鼎鼎來",嚴厲詆斥當時官員毫無濟世之志;至於那些自詡遺民、隱逸山中、隨意詠起陶淵明的《乞食》者,張在詩中也是直指其非:"乞哀在暮夜,餘羹僅一杯。斟酌既飽滿,猶吟和陶詩",認爲他們行事不夠光明,且一旦斟酌飽滿,便輕鬆自放,對世事無所裨益。[67]

至於王士禄,其《反乞食詩》同樣蘊含對現實世情的辯難,王雖爲清朝官員,易代所帶來的衝擊或許不像遺民文人般强烈,但在他的創作中,仍是緊扣時代的風潮,並對其時人們唱和起陶淵明的"乞食"詩予以詰難,金孝章評論此詩時便直指王的《反乞食詩》可爲"世之托飢驅者"所警惕:

> 陶公乞食,至欲冥報相貽。少陵於人,一飲一食輒潦倒叙置,追頌不已。使斯人至此,亦足感矣。然必人品如二公者,而後可。西樵作《反乞食》,辭旨峻潔,非反陶公,正爲世之托飢驅者坊耳。此正陶公之流與?[68]

儘管王士禄身處困厄,但他在詩中展現的卻是堅持與無悔,即使此刻他只是"叉手草堂步,何以謀晨餐",終日無事,但王士禄旋即提出若然未能達到上古"晝拾橡栗,暮棲木上"的理想世界,寧可抱志自守,而絶不能像蘇武那樣齧雪餐氈,委身求存,言辭間表露了他對志業未竟的執著和選擇;另一方面,王也道

65　王通:《中説》,卷9,《四部叢刊》(上海:商務印書館,1919年),冊1158,頁5上。

66　朱熹著,黎靖德輯:《朱子語類》(明成化九年[1473]陳煒刻本),卷140,頁3。

67　吴志廉認爲,張煌言此詩的創作背景,與"清初爲數不少以隱士之名行乞食之實"的現象密切相關。他並以第三首"奈何饕餮者,朵頤鼎鼎來"、"斟酌既飽滿,猶吟和陶詩"爲例,指出張詩所"反"者,正是當下援引陶詩作爲行爲依據的假隱士。的確,從張的志節與言論來看,他對於清初那些"以隱士之名行乞食之實"者,顯然持嚴厲批評態度,這也是其詩中所明確論及之事。然而,若結合張煌言《序》中所言"猶覺其未介",以及詩中對陶淵明的批評來看,"反"字所承載的意義,實則更爲寬廣,除針對假隱士外,亦包含對陶淵明其人其詩的省思與辯難。見吴志廉:《清初假隱風氣初論》,頁89。

68　王士禛:《王考功年譜》,《王士禛全集》,頁2500。

明了徒以飢驅叩門，亦非他所願，在《序》和詩中，[69]王士禄兩度以“硜硜”之語來表達自己的志向，借用《論語・憲問》“鄙哉！硜硜乎！莫己知也，斯已而已矣”，[70]表明自己並不認同荷蕢者那樣“深則厲，淺則揭”的行徑，訴説自己還是在意天下之事外，如何成就志業也是他相當堅持的事：“吾腹可使飢，寧使甲吾顔。三旬九食人，流風猶可攀”，正如詩的開首雖然提及好飲，但對於儒家的節義和經典，還是不敢捐棄：“三雅與五經，相須良難捐”。而這亦是王士禄到了詩的結尾得以釋懷的原因：“釋慮卧匡牀，歌發金石宣”，他甘願官小窮困，也不願放下自身的志節，趨炎附勢。無論從《序》中所言“昔人趣或不同，輒著文相反，若揚子《反騷》之類是也”，抑或詩中所描繪的情境觀之，王士禄實際上不甚認同陶淵明“乞食”之事，詩末所云“坐讓持鉢翁，遺韻千年傳”更可見其立場。

由是可見，王士禄與張煌言的《反乞食詩》，雖源於不同的政治際遇與人生歷程，卻皆在困厄境遇中，以《反乞食詩》爲寄，展現出强烈的自我抒懷以及對世情的辯難。他們直面現實苦難，無論是王士禄仕途失意，還是張煌言身陷亂世、山中匱乏，並以“反”爲姿態，通過對陶淵明“乞食”在當下語境中的詮釋提出疑問與辯難，以重申他們的志趣與價值取向；這種詩歌的格調，更傾向“反”詩中“反訕”的書寫方式。

四、結　　論

清初的陶學發展，除了表現在文人對陶淵明其人其詩的評論外，文人在和陶的過程中，亦展現了他們對陶淵明其人其詩的看法與判斷，並建構著陶淵明在清初的形象。與前代不同，清初的和陶、擬陶雖然得到不少文人的青睞，但在取題方面，卻非如前代文人那樣採取“盡和”的方式，這突顯了清初文人更多是借用陶詩中某些特定的内容來抒發他們的情感與鬱結。

69　《序》云：“昔人趣或不同，輒著文相反，若揚子《反騷》之類是也。予作《反乞食詩》，乃以明硜硜之義，非駁陶公。”見王士禄：《十笏草堂詩選》，卷 1，《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濟南：齊魯書社，2001 年），補編冊 79，頁 3 上。

70　朱熹：《論語集注》，《四書章句集注》（北京：中華書局，1983 年），頁 159。

在衆多陶淵明的詩題下,《乞食》一詩引起了空前的關注和迴響,原因主要是遺民文人放棄了禄仕之養,很多時候面臨匱乏的生活,又或需要寄活於他人,因此,他們很容易把個人的經歷和情懷投射到陶淵明的《乞食》身上。但這種關注和情感的投射,並不僅僅局限於遺民文人,清初不少與遺民文人趨捨異路的人,他們也在與友朋交往唱和,又或自我抒懷的過程中,唱詠起《乞食》詩。但畢竟他們選擇的道路不一,擁有官職,有俸禄之養,行徑與經歷都與陶淵明的有異,以這種生存背景不同、生活方式有異的背景,採取舊有"和"的形式來創作的話,於理不合。另一方面,創作者複雜的情懷也是無法簡單地以"和"的形式來展現,例如龔鼎孳和施閏章在創作當刻雖然已做選擇,但他們仕與隱之間的矛盾還是不時躍現於筆端,龔的"艱難一身完"、"寄食在一官,遂與田里辭"、施的"貧賤能肆志"、"興盡歸田廬,幽巖搴薜荔",都展現了他們對於出仕的忐忑與歸隱的憧憬;而王士禄與張煌言二人雖然展現了個人的理想與堅持,但難免亦有王的"躊躇奚所從,移時乃罽然"、張的"況也朝市改,志士寡深懷"。

從創作意態來看,"和應爲本"和"反訕言志"這兩類型反乞食詩的分別在於"和應爲本"的反乞食詩有明確的回應對象——遺民文人,所以在創作的過程中,作者更多在相互的比較下反思起他們的選擇與追求,尤其是當他們看到對方的生活條件雖然不及自己,但卻是擁有了人生所追求、所盼望的"志":"故人有高義,見余哀憐之"(龔鼎孳)、"何如徐孺子,貧賤能肆志"(施閏章)和樂:"其人笑且怒,誰令工聲詩"(龔鼎孳)、"尋山攬白雲,把卷薄世事"(施閏章),那麼自己貶服以出的選擇,追求的又是甚麼?至於"反訕言志"的反乞食詩,更多展現的是個人所面對的困厄與世情的詰難,他們雖然對己身所追求的事非常明確:"未得拾橡栗,詎能吞毛穀"(王士禄)、"悲風變陵谷,余行將安之"(張煌言),但他們在詩中還是對自身的選擇如何和能否繼續下去而憂戚。而由這些創作意態所牽引的,是他們的選擇都屬於時局下的小衆,而且他們似乎已預視到面前的世局以至他們的生存狀態都不太可能出現改變,這使得他們感到更加無奈和孤寂,也更驅使他們合理地採取一種非大衆、非主調的"反"詩來回應陶淵明的《乞食》情懷。可見清初文人由陶淵明的《乞食》而萌生的情懷,已然超越了《乞食》一詩本身所展現的詩意與素材。這使得《乞食》一詩在清初所

負載的涵義,已遠遠超越了蘇軾在《題淵明乞食詩後》所言“哀哉! 哀哉!”那樣純粹對陶淵明的感慨,而是在詩作和評論中加入更多的個人經歷和情愫,這亦使《乞食》一詩在陶學發展史上呈現出回應角度最廣、最爲人們關注的一段時期。

而在可考清初反乞食詩作品出現的時間,龔鼎孳、施閏章、王士禄的成篇都是在順治年間;最晚的是張煌言,寫成於康熙三年(1664),也就是這些反乞食詩的素材,都是集中在清初文人作出仕隱抉擇後的十數年間,而隨著南明政權的衰亡,清朝統治權進一步鞏固以後便没有再延續下去。這亦印證了這些反乞食詩的創作與當時遺民文人乞食的生活和情懷乃有不能割裂的關係,可視爲清初這段時間底下獨有的文學創作現象。

(作者: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學系講師)

引用書目

一、專書

丁耀亢著,李增坡主編,張清吉點校:《丁耀亢全集》。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9 年。

方文著,胡金望、張則桐校點:《方孟山詩集》。合肥:黃山書社,2011 年。

方熊注:《陶淵明集》。上海圖書館藏侑靜齋刻本。

王士禄:《十笏草堂詩選》,《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補編冊 79。濟南:齊魯書社,2001 年。

王士禛著,袁世碩主編:《王士禛全集》。濟南:齊魯書社,2007 年。

王通:《中説》,《四部叢刊》,冊 1158。上海:商務印書館,1919 年。

北京大學中文系、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編:《陶淵明資料彙編》。北京:中華書局,1962 年。

朱熹:《朱子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85 年。

朱熹:《楚辭集注》。北京:中華書局,1963 年。

朱熹:《論語集注》,《四書章句集注》。北京:中華書局,1983 年。

朱熹著,黎靖德輯:《朱子語類》。明成化九年(1473)陳煒刻本。

何孟春注:《陶靖節集》。臺北藏明嘉靖二年(1523)范永鑾刊本。

李公煥:《箋注陶淵明集》,《續修四庫全書》集部冊 1304。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年。

杜濬:《變雅堂遺集》,《續修四庫全書》集部冊 1394。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年。

汪琬著,李聖華箋校:《汪琬全集箋校》。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0 年。

邢昉:《石臼集》,《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冊 51。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年。

阮元:《兩浙輶軒録》,《續修四庫全書》,集部冊 1683。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年。

卓爾堪編:《合刻曹陶謝三家詩》。臺北藏清初寫刊本。

卓爾堪輯:《明遺民詩》,《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冊 21。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年。

邵廷采:《東南紀事》,《叢書集成續編》,冊 278。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9 年。

冒襄:《巢民詩文》,《續修四庫全書》,集部冊 1399。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年。

施閏章著,何慶善、楊應芹點校:《施愚山集》。合肥:黃山書社,1993 年。

洪興祖撰,白化文、許德楠、李如鸞、方進點校:《楚辭補注》。北京:中華書局,1983 年。

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2 年。

徐夜著,武潤婷、徐承詡校注:《徐夜詩集校注》。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1997 年。

晁補之:《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四部叢刊》影印明詩瘦閣仿宋刊本。

班固撰,顏師古注,《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 年。

張自烈注:《陶淵明集》。明崇禎間宜春張氏刊本。

張煌言:《張忠烈公集》,《續修四庫全書》,集部冊 1388。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年。

張煌言:《張蒼水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年。

郭茂倩:《樂府詩集》。北京:中華書局,1979 年。

郭慶藩輯,王孝魚整理:《莊子集釋》。北京:中華書局,1961 年。

陳祚明評選,李金松校點:《采菽堂古詩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年。

陳僖:《燕山草堂集》,《四庫未收書輯刊》,第 8 輯冊 17。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年。

彭定求等奉編:《全唐詩》。北京:中華書局,1979 年。

湯漢:《陶靖節先生詩注》,《續修四庫全書》,集部冊 1304。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年。

黃廷鵠:《詩冶》,吳文治主編:《明詩話全編》。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 年。

趙爾巽:《清史稿》。北京:中華書局,1977 年。

蔣薰:《留素堂詩刪》,《四庫未收書輯刊》,第 7 輯冊 19。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年。

蔣薰評:《陶靖節詩集》。臺北藏清刊本。

蕭統編,李善注:《文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年。

錢澄之著,湯華泉校點:《藏山閣集》。合肥:黃山書社,2004 年。

錢澄之著,諸偉奇校點:《田間詩集》。合肥:黃山書社,1998 年。

錢謙益著;錢曾箋注;錢仲聯標校:《牧齋有學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年。

閻爾梅著,王汝濤、蔡生印編注:《白耷山人詩集編年注》。北京:中國文聯出版社,2002 年。

歸莊:《歸莊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年。

魏禧著,胡守仁、姚品文、王能憲校點,《魏叔子文集》。北京:中華書局,2003 年。

龔鼎孳著,陳敏杰點校:《龔鼎孳詩》。揚州:廣陵書社,2006 年。

李劍峰:《陶淵明接受通史》。濟南:齊魯書社,2020 年。

袁行霈:《陶淵明研究(增訂本)》。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 年。

袁行霈《論和陶詩及其文化意蘊》,《唐詩風神及其他》。香港: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2005 年。

謝正光、范金民編:《明遺民録彙輯》。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5 年。

謝正光:《清初詩文與士人交游考》。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1 年。

謝國楨:《江浙訪書記》。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7 年。

鍾優民:《陶學發展史》。長春:吉林教育出版社,2000 年。

潘承玉:《清初詩壇:卓爾堪與〈遺民詩〉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4 年。

鄧之誠:《清詩紀事初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年。

二、論文

白一瑾:《龔鼎孳人格論》,《人文中國學報》第 16 期(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年 9 月),頁 193—217。

朱麗霞、周慶貴:《杜濬年譜》,《明清小說研究》2010 年第 2 期,頁 174—187。

吳志廉:《清初假隱風氣初論》,《中山人文學報》2022 年第 52 期,頁 75—100。

吕艷平:《論方以智的〈和陶飲酒〉》。北京:中國人民大學碩士論文,2011 年。

李劍峰:《明遺民對陶淵明的接受》,《山東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0 年第 1 期,頁 145—150。

李劍峰:《張岱和陶詩輯佚與研究》,《文獻》2011 年第 1 期,頁 86—94。

夏正亮:《論錢澄之對陶淵明的接受》,《湖北師範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0 年第 5 期,頁 4—8。

劉威志:《明遺民錢澄之返鄉十年詩研究》。臺北:東吴大學碩士論文,2010 年。

劉威志:《清初陶學"忠憤説"下的擬陶詩——以錢澄之〈效淵明飲酒詩〉爲例》,《文學遺産》網絡版 2012 年第 2 期。

薛以偉:《論閻爾梅田園詩對陶淵明的接受與突破》,《名作欣賞》2010 年第 35 期,頁 60—62。

The Creative Context and Genre Formation of “Anti-Begging Poems” in the Early Qing

Leung Shufung

（Lecture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Abstract

Studies on early Qing “poetic responses to Tao Yuanming”（*he-Tao* poetry 和陶詩）have predominantly focused on Ming loyalist poets, emphasizing Tao’s loyalty and indignation. However, amid the dynastic transition, a distinct form of poetic response emerged — Anti-Tao poetry. These Anti-Tao poems primarily engage with a recurring theme in Tao’s works — begging for food. Notable examples of such poetry can be found in the works of Gong Dingzi 龔鼎孳, Shi Runzhang 施閏章, Zhang Huangyan 張煌言, and Wang Shilu 王士禄.

Many loyalist poets, having renounced official positions, faced severe economic hardship. In their struggle for survival, they resonated deeply with Tao Yuanming’s “Begging for Food” poem, inspiring compositions in imitation and response. This literary phenomenon, in turn, provoked reactions from poets who took alternative paths.

Recognizing that their own circumstances differed significantly from Tao Yuanming’s, these poets found the conventional *he-Tao* form inadequate. Instead, they adopted the term “Anti” in their titles to distinguish their works and articulate their unique existential conditions. Structurally, “Anti-Begging” Poems can be categorized into two distinct types: those that maintain harmonizing and responsive elements and those that adopt a satirical and critical stance.

The emotional undertones of these works are deeply complex and

melancholic. Confronted with the sociopolitical realities of the early Qing, these poets reflected on their past choices—often made reluctantly and as part of a marginalized minority—imbuing their verses with a profound sense of solitude. Furthermore, their poetic vision of the future reveals deep-seated uncertainty and helplessness, highlighting the existential dilemmas faced by scholars navigating the fragile cultural landscape of a newly established dynasty.

Keywords: Ming loyalist, Tao Yuanming, Matching poems to Tao's works, Fan Qi Shi Poem